

記義大利行腳(下)

● 淨厚法師



聖達勉教堂

編者按：本文作者淨厚法師以第三人稱的角度撰寫此文，乃欲以觀察者的面向，省思其於義大利行腳的生活經驗。

行程第六天

——11月5日（星期六）

行腳的史詩持續地吟唱。

兩人在早晨六時三十分醒來，躺在草地上仰望微藍泛橘的天空，起身盥洗後，一同在花園裡的橄欖樹下打坐，並以所剩不多的甘草糖和英國紅茶當早餐。隨後，他們離開花園，前往位於附近的聖達勉教堂（San Damiano），當時正好是

彌撒的時間，兩位法師靜靜地在後面聆聽。待彌撒結束後，厚師和優師禪坐一個小時，體會古今中外的修行人追求真理的努力與決心，在這座神聖靜謐的教堂裡。

禪修之後，內心感覺寧靜安詳，兩位法師拿出鉢，前往亞西西聖城托鉢。經過一整夜的好眠，進城的路途總覺得比昨夜輕鬆多了。他們經過一家網路咖啡廳，厚師當下決定在行腳旅程結

束之後，要前往義大利境內具有泰國佛教阿姜查森林傳統的「寂滅心精舍」（Santacittarama Buddhist Monastery）^{（註1）}掛單。他們購買一杯拿鐵咖啡，在網路咖啡廳裡收發電子郵件，「寂滅心精舍」安排一間禪修的小木屋給厚師，厚師馬上回信給對方，確認抵達的時間。待整件事情處理完畢，已經是中午十一點，就托鉢的時間而言，是遲了一些。



聖方濟聖殿

托鉢時，厚師走進一家麵包店，用手指著身上的鉢，再比著麵包，即使語言不通，店員仍然了解法師的想法，進去詢問老闆是否能供養麵包。老闆回頭看法師一眼，微笑地點點頭，讓店員拿兩個麵包和蛋糕放進鉢裡。托鉢修行，對於來自漢傳佛教傳統的厚師而言，心中有著紛雜的感受。箇中原因，乃托鉢行乞在中國

社會總遭受某些歧視與誤解，使許多行騙之人濫用他人的慈悲心，導致厚師對此修行方式有些心理障礙與恐懼。

托鉢行乞時，感受到難堪與不安的人是誰？為什麼難堪不安？托鉢不是出家人的本分事嗎？為什麼身為出家人，對托鉢修行有這麼多的疑慮與反應？原來，厚師在僧團中被保護得過於周到，居士

們恭敬虔誠的態度，使厚師不知不覺長養貢高我慢的想法，也模糊出家人以乞食為生的基本概念。托鉢修行能斷除對食物的貪愛與偏好，更能藉此放下自我，放下身段，消除種種執著，是個深具利益的修行方式。

天空逐漸變得灰暗，並下起傾盆大雨。優師與厚師一同坐在聖嘉勒聖殿外躲雨，遇到幾位從美國

明尼蘇達州遠道而來的朝聖者。兩位法師向來自美國的朝聖者們簡略地分享行腳的經驗，待雨勢變小，再前往建於十三世紀的聖方濟聖殿（St. Francesco Basilica）。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朝聖者，絡繹不絕，眾人帶著對聖方濟聖者的無限敬意，於保存其色身舍利的棺木前追思瞻仰。教徒們虔誠恭敬的氛圍，彷彿漫布在教堂的空氣之中，教堂內的壁畫更是令人歎為觀止，仔細欣賞，內心不禁油然而生起宗教之情操。佇立於大教堂的陽臺，天晴時可以眺望整個亞西西鎮，然因下雨之故，整個城鎮皆籠罩於雲霧之中。

參禮完聖方濟聖殿，他們回到聖路斐樂主教座堂（Duomo di San Rufino），當年聖方濟與聖嘉勒進行受洗的聖洗池即座落於此，此處也供奉著聖嘉勒修女的色身舍利及文物。

厚師與優師發現此地空間狹小，瞻禮的人們因往來的人潮眾多，無法駐足。兩位聖者，一位男性，一位女性，被賦予及所擁有的空間如此不同，其中象徵與呈現的社會意義，微妙深遠。

接著，他們告別亞西西鎮，往寶尊堂（Porziuncola）^{（註2）}的方向走去，寶尊堂是方濟會運動初始之地。

傍晚時，經過一家朝聖者的旅店，即使老闆將房價從五十歐元降價為三十歐元，兩位法師還是付不起，只好離開旅店到對

面的修道院詢問是否能掛單，得到的也是回絕的反應。他們拖著疲累的身體，背著潮濕的登山背包，繼續往前走。走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兩人看到遠處有座巨大的建築，心裡正想：這座建築是教堂嗎？是不是今晚可以落腳的地方？兩人穿梭在巨大的建築裡，這才發現原來是座現代墳場。「冂」字型的兩層樓建築物，每邊約有十二間隔間，每間隔間可以存放數個棺木，如此巨大的墳場，真可稱為「往生者的公寓」，而這



聖路斐樂主教座堂

裡正是兩位法師今晚的落腳休憩處！

墳場四處閃爍著橘紅色的燈光，數以千計的棺材安置於其中，晚上七點過後，大門關閉，兩人四處走動，發現有些隔間安葬的全是同一家族的親友。走完一圈，上完廁所，他們找到一處遠離風雨的角落，把睡具準備好，漸漸地安頓下來。兩人觀照內心與四周的環境，因持戒的力量所以覺得很安心，就這樣躺在睡袋裡，開始天南地北聊著過去與未來，直到睡意漸濃，才互道晚安。然而，即使把所有保暖的衣物都穿在身上，並把毯子鋪在睡袋中保暖，厚師整夜仍感受到寒意的侵襲。

行程第七天

——11月6日（星期日）

早晨六時三十分，一輛巡邏車開至墳場外，

並有巡警入墳場內盤問。兩位法師向巡警說明，目前正在朝聖行腳的旅途中，巡警表現出為難的臉色，隨即開車離去。優師非常緊張，要求趕緊收拾背包，快速離開，厚師則認為優師反應過度。藉由兩位法師面對事情所表現出的反應，可以看到文化與個性上的差異。即便如此，良好的宗教、文化交流在行腳的旅途中，自然而持續地發生。

在沒有盥洗的情況之下，兩位法師離開墳場，半睡半醒間，迷迷糊糊地走向寶尊堂，並在路上領取教堂發送的早餐。上午八時彌撒開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眾人一同參與這場彌撒，兩位法師則坐在後面觀禮。彌撒結束後，兩位法師進入寶尊堂內部，身體飢餓，心裡也感到疲累，優師向祭壇頂禮，感受聖方濟和聖嘉勒修女的精神力量，想著聖方濟在

此往生，往生前要求躺在大地上死去。

優師回想過去一週以來所有嚴酷的考驗和逆境，內心如何生起諸多的恐懼及焦慮，種種感觸從心中一一浮現，因難掩激動的情緒，哭泣了一段時間。正是因為身心面對種種困難和不便，讓心力被鍛鍊得更加堅強，這些都是修行的動能與轉化。

而後，他們離開大教堂，兩人坐在教堂外一處綠蔭下享用早餐，用完餐便往火車站的方向移動。在車站裡，他們和其他朝聖者互相交換旅程的心得，並搭車返回羅馬，預計隔天結束行腳的行程。抵達羅馬火車總站，經過拉特朗宮（註3），又是另一座令人歎為觀止的華麗建築，內部充滿精緻的藝術雕塑、繪畫、壁畫等傑出的作品。

參觀拉特朗宮結束，兩人前往旅遊資訊站，希



拉特朗宮

望尋找修道院或佛寺的位置，方便晚上住宿。他們發現附近有一處臺灣佛教道場，遂毫不遲疑地前去拜訪。抵達道場時，有十幾位居士迎接他們，兩位法師的到來亦引起眾人熱烈地歡迎。這座道場是中臺禪寺位於羅馬的分支道場，住持法師因為簽證的關係暫時回臺灣，負責招待的居士奉上臺灣高山茶，詢問兩人許多問題及行腳的經驗。晚課時間，

主事居士邀請厚師帶領大眾誦念《金剛經》，且於晚課之後，向優師奉上蓮花茶，其他人則請厚師一起食用藥石。行腳最後一晚，與臺灣居士們的會面非常振奮人心，過程中充滿歡樂和笑聲。

居士們發心護持，為兩位法師在附近的旅店訂下一間房間，並供養兩人旅費，還有一本惟覺老和尚的著作及一張音樂光碟。聚會結束後，三位居

士帶著法師們前往旅店安單，約定明天將來送行，並互相告別。居士們對家人的敬重和厚待，實在令人印象深刻。兩人洗過熱水澡，將行腳的疲累全部洗淨，並回憶行腳所經歷的種種事情，便沉沉入睡。隔天一早，兩人走回該寺院，將一部分旅費投進功德箱，另一部分將帶到「寂滅心精舍」供養僧團。之後，便與寺院裡的居士們道別。

行程第八天

——11月7日（星期一）

離開羅馬當天早晨六時三十分，兩人把握最後的機會，步行至拉特朗宮。巨大的紀念碑矗立在入口處，還有宏偉的大教堂和幾座規模較小的禮拜堂，從遠處也傳來詩歌唱誦的音聲，每一個角落都是藝術的傑作。

回到旅店領取行李，兩位法師一同享用旅店提供的早餐。用完早齋之後，他們前往地鐵站，厚師幫優師購買地鐵票，並為優師準備一袋菠菜三明治、酥皮糕點和牛奶當午餐。別離時，優師為厚師與所有眾生吟唱巴利文的供養偈，然後給予厚師一個深深地擁抱，揮揮手便走入地鐵站裡。厚師向優師道別後，便搭車前往列蒂（Rieti）附近的「寂滅心精舍」掛單一

週，也為了調養身心，練習斷食三日。

優師跟厚師分別後，抵達公車站才發現記錯起站點。而後她找到正確的車站，前往機場卻已錯過航班。又因為持守不持金銀戒的關係，身無分文。經過一段漫長的處理過程，航空公司最後決定讓優師免費搭乘當天最後一個班次的航班，如果該航班沒有機位，則可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回英國。

用完厚師準備的午餐，走到機場外面享受義大利溫暖的陽光，優師搭乘下午三時四十分的航班回英國，於下午五時十分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，接著轉乘火車到維多利亞車站，再搭地鐵到尤斯頓車站。因為是交通顛峰時段，地鐵上擠滿剛下班的上班族，因而延誤回伯克姆斯特德的火車。優師向一位善心人士借手機，打電話給前來接機的基婭拉居

士，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不耐煩的聲音。待優師抵達會合地點，發現基婭拉居士的情緒非常不愉快，詢問後才知道，她在等待優師時，看到一場相當可怕的街頭打鬥。當時基婭拉居士趕緊打電話報警，並為受攻擊者呼叫一輛救護車。於是，優師陪著基婭拉居士靜坐一會，等待她的情緒平復後，才開車回阿瑪拉提道場（Amaravati Buddhist Monastery）。

結語

告別義大利，告別恩師克魯克教授，這段行腳旅程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啟發性，不但增長見識，更增進兩位法師的修行。除了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，他們也面對各種層面的問題，例如性格的不同，語言、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差異，還有對佛教的認知概念不同以及溝通協調等部分，甚至連生活作息如何

相互配合，皆是旅程中所要面對的課題。

有一天，兩位法師在討論下一個行程要前往何處的時候，發現厚師常用詢問的表達方式，優師則多用肯定的語氣，兩人充滿好奇地探討與分享，使用特定表達方式背後的因素。厚師覺得詢問的口氣是尊重對方，優師則認為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，讓對方參考，可以增進溝通效果。他們驚訝地發現，兩人的出發點都是善意的，也都是站在尊重對方的立場，考慮到雙方的感受，為對方設想，但表現的方式卻是如此截然不同。

行腳中，彼此的動作、心思的變化，還有情緒的起伏都會影響著對方。對行腳一事所抱持的觀念與態度，兩人因文



阿瑪拉提道場

化的差異，在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。厚師較像苦行僧，抱持著嚴謹的態度，優師則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。然而在托鉢的規矩上，優師的經驗與訓練較多，接受現代漢傳佛教文化的厚師相對地生疏許多。厚師思考著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的差異，雖然托鉢遊化的生活方式，在現代社會所能發揮的功能

是有限的，但其鍛鍊出家人心行的功能是無可取代的。兩位法師感謝在義大利行腳這段寶貴的時間，這段旅程讓個人的修行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啟發。得到心靈充足的資糧，兩位法師又回到各自熟悉的生活環境中繼續修行。🕉️
(全文完)

作者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宗教交流中心佛教宗教師

註1：寂滅心精舍（Santacittarama Buddhist Monastery）：創建於1990年，為義大利第一座南傳佛教寺廟。

註2：寶尊堂（義大利語Porziuncola）：位於義大利中部翁布里亞大區亞西西城外四公里，是方濟會運動初始之地。

註3：拉特朗宮（義大利語Palazzo Laterano）：位於義大利羅馬東南部的拉特朗聖若望廣場，毗鄰羅馬的主教座堂拉特朗聖若望大殿，曾是教宗的主要駐地，現在仍為宗座宮殿之一。目前開設梵蒂岡歷史博物館，介紹該國的歷史。拉特朗宮也是羅馬牧區辦公室的所在地，設有羅馬代理樞機的官邸。